

相关链接

传统观念转变

《新闻周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65年,美国男性平均每周用于照顾孩子的时间只有2.6小时;如今,这一数字已经升至6.5小时。此外,近10年来,美国住家爸爸的数量增加了两倍。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种令人神往的文化转变,”明尼苏达州立圣克劳德大学家庭研究学者格伦·帕尔姆教授说,“与传统的养家糊口角色相比,如今的父亲在养育和照料子女方面的投入的精力增加了很多。”

越来越多的美国父母开始争取这种权利。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从业人员因探亲假状告所在单位的官司数量猛增3倍,其中男性占11%,比10年前增加6个百分点。

母亲仍挑重担

美国马里兰大学社会研究学者苏珊娜·比安基说,近年来,男性直接用于照料孩子的时间有所增加,但这一趋势对于女性而言也是如此,而且总体而言,母亲仍然是哄孩子的主力。

比安基解释说,这种传统没有出现根本性转变,因为父亲在外工作的时间仍然普遍多于母亲。男性全职工平均每周工作45小时到50小时,而女性职工则是35小时到40小时。而且,目前看来,男性仍更多地关心能否为家里挣足够多的钱。

但布雷克说,不论这个传统已在多大程度上发生转变,重要的是它已经开始转变。

凑鼻闻尿布

弗雷娅6个月大时,一天下午,布雷克在父母家里与人聊天,女儿就坐在他的腿上。突然,布雷克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他随即把弗雷娅举起来,接着把鼻子凑到她的小屁股下闻了闻。

布雷克回答说:“我想她可能需要换尿布。”

“养育你们30年,我想我从来没有闻过你或你兄弟的屁股。”老父亲说。这话立即得到布雷克母亲的证实:“没有,我绝不相信你曾经这样做过。”

现年32岁的布雷克在文章中说,在尿布的层层包裹下,就是父辈人和自己这一代人的差别。

角色大变革

布雷克属于美国“X一代”,也就是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的一代人。他在文中说,自己无法代表这一代4800万人中的所有父亲,但和许多初为人父的朋友一样,自己已经成为一场“父爱大变革”的一部分。

为了照料孩子,布雷克请了9个月假。直至今日,每到星期一,他还要留在家里照看弗雷娅,给她喂食换衣服,教她说话,和她一起认识探索这个大千世界。而此时,布雷克的妻子正在上班。

布雷克说,毋庸置疑,母亲仍然是照料孩子日常生活的主力,但同时,布雷克所展现出来的父亲形象已与30多年前的那些父亲们大有不同。但这并不是说,30多年前的

哄孩子是母亲的天职,但近年来,这一传统有所改变。美国社会研究人员发现,父亲用于照料孩子的时间开始增多,住家专门照顾孩子的“妈妈先生”也越来越多。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布赖恩·布雷克就是一名住家爸爸。他休假近一年,在家照看女儿弗雷娅。18日出版的《新闻周刊》披露了这名住家爸爸的一些经历和体会。

父辈们做错了。

布雷克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为了抚养布雷克兄弟二人,他每天都努力工作。直到今天,他仍几乎天天早上七八点钟出门,工作约12小时后才回家。即使在周末,他也经常出诊。这种生活方式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常常见不到父亲的身影。

尽管当年布雷克一家是双职工家庭,传统的性别分工仍然适用:父亲是挣钱买面包的主力;跟人拼车送孩子上学,及时将冰箱装满,这些都归母亲操心。

而当布雷克有了自己的孩子,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弗雷娅去世3个月后,布雷克的妻子回去上班了,而布雷克则开始了漫长的陪产



■ 带孩子是住家爸爸的全职工作

假。据布雷克披露,他的收入与妻子的收入相比,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老布雷克对儿子此举甚是不以为然,就连“陪产假”这个词都让他觉得刺耳。当布雷克最初申请到半年停薪休假后,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父亲简直有点发狂。他见了儿子后的第一句话是“你整天都干什么了?”至于“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上班”之类的问题,更是不绝于耳。

经历更丰富

由于与弗雷娅相处得很好,布雷克又申请并获得了3个月休假。他说,如果他的职业发展会因此停顿一段时间,那就让它停顿吧。幸运的是他有能力承担这种后果。

休假期间,布雷克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他总是陪着弗雷娅在休闲场所或者和其他玩伴一起玩耍。他不无调侃地说,住家爸爸每天都会有一点额外所得,那就是傍晚回家前,总能和同样感到无聊的那些年轻妈妈们喝上一杯。

几个月下来,布雷克对女儿的睡眠时间了如指掌,对女儿突然心血来潮非吃某种食物不可的饮食冲动也烂熟于胸。

布雷克重开始上班,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自己“心智健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银行账户上的数字。

不过,布雷克说,住家爸爸这段经历是他生活中收获最丰富的时期,他不愿为任何东西放弃与孩子的亲密接触,从中他得到了一些自己的父亲从未得到过的东西。

布雷克说,决定成为住家爸爸,除了责任感,就是一种想要了解自己孩子的简单愿望。

布雷克说,在照料孩子的过程中,他并非想方设法成为弗雷娅的朋友。更多的是他想让弗雷娅知道,女儿总能在父亲这里找到安全感,能够在这里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寻求建议并得到鼓励。

不过,布雷克也承认,自己并非圣人。虽然住家哄孩子,但他并不知道女儿下次应该什么时候去看医生,也不知道女儿穿多大尺码的鞋子。他带女儿出门,经常忘记拿奶瓶,有时还会忘带零食或者备用尿布。还有一次,他趁女儿午睡时外出,却把钥匙落在了家里,费了半天劲才进屋。

邓玉山

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来到日本工作生活,这几年日本出现了一些印度人开办的国际幼儿园和小学。学校同时招收印度侨民子女和日本学生。

这些印式学校综合日印两国传统教育体制的优点,倡导学生均衡、全面发展。孩子们不仅可以学习电脑、算术、美术、音乐和自然知识,还能学习英语,培养演讲技巧。由于教学内容充实、方法得当,印式学校受到日本家长的认可与好评。

教师全懂英语

在日本东京西部神奈川县的“小天使国际幼儿园”里,孩子们和一位印度老师围坐一圈。5岁的勇纪手拿一本书,用英语向小伙伴们介绍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讲的是大海和海里的动物。”

待勇纪解释完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小伙伴们纷纷提问,譬如书中介绍了多少种海洋哺乳动物。

这是幼儿园每周一次的“我来讲”活动,孩子们分别作小型演讲,向小伙伴们介绍自己喜欢的书籍和玩具等。

幼儿园创办者、园长三九拉尼现年49岁,是印度人。她说:“以往的商业管理经验告诉我,演讲技巧十分重要。”

除了培养孩子的演讲技巧外,英语教学也是这所幼儿园的一大特点。三九说,园内所有全职和兼职老师都来自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日本,他们均熟练

擅长英语数学教学 吸收两国教育长处 印度国际学校在日本走俏



■ 学生们在日本一所印度国际学校

掌握英语,足以胜任这份工作。

三九说,在“小天使国际幼儿园”内,3岁的孩子开始学习用几句英文来讲述简单的事,而5岁的孩子则可以用较为复杂的英语回答问题。她说:“日本孩子在家不说英语,但幼儿园让他们多阅读英语课文,这有助于增大他们的词汇量。”

而相比之下,日本传统的幼儿园和小学在培养孩子的演讲技巧和英语水平方面相对欠缺。40岁的藤仓真子正是看中这一点,于3年前把女儿送到“小天使国际幼儿园”。

提倡均衡发展

像“小天使国际幼儿园”一样,一些由印度人开办的学校综合了日本和印度两种教育体制的优点,提倡全面、均衡发展。

三九就是这一教学理念的积极倡导者。她本人博学多才,拥有4个硕士学位,曾在一家石油公司工作,也当过印度驻东京大使馆财政顾问,还曾在多所研究生院教授商务

管理,还教过儿童英语口语。

三九1991年随丈夫来到日本。初到日本的她急于为3岁儿子找个合适的幼儿园,但很快发现,与印度的幼儿园不同,东京的幼儿园只教授简单的生活常识,不涉及科学知识。她决定自己在家辅导儿子。后来,在两个孩子上了当地幼儿园和小学后,她仍然坚持辅导。

与此同时,三九萌生了开办学的想法。每次全家外出旅游,她都不忘搜集当地教育资料,学习经验。2002年,三九成立“小天使英语口语学校”。2004年,她又开办“小天使国际幼儿园”。

三九说,“印度的教育模式提倡严格的教与学,但不传授任何艺术和音乐知识。我在这一模式基础上,制定全面均衡的教学大纲,而不是一味教授数学和自然学科知识”。

对于这一点,幼儿园学生施恩的家长守元嘉代子深有体会。她发现4岁的女儿学会了很多知识,还懂得如何处理人际关系,逐渐成长

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

“小天使国际幼儿园”实行小班教学,共有45名小朋友,其中90%是日本人。孩子们每天都上英语和心算课,每周一次电脑和舞蹈课,还经常外出郊游。幼儿园校舍原来是一户人家的住宅。朝日叶子觉得这里给人以家的感觉,又是小班教学,十分适合她的孩子,于是把4岁的儿子送到这里。她说:“我认为,幼儿园不仅是让孩子们玩乐的地方,更是学习算术和自然知识的场所。日本的幼儿园大多像游乐园,孩子们学不到知识。”

排队申请入学

像守元一样,不少已经把孩子送进印式学校学习的日本家长都夸孩子有进步,而另一些家长则跃跃欲试,积极为孩子申请入学。

三九说,有很多家长排队为孩子申请入学,“有4户人家为了让孩子能在明年入学,特别从别的地方迁居东京”。鉴于这种状况,她打算明年4月开办“小天使国际小学”。

包括“小天使国际幼儿园”在内的印式学校因其教育质量上乘而受到日本学生家长青睐。

东京另一所印式学校“日本印度国际学校”创办于2004年,从幼儿园到10年级共有200多名学生。

校长尼尔曼·贾殷说,今年学校接连不断地接到日本学生的人学申请。35岁的古井敬子在阅读教育类杂志时发现,印式教育机构在英语和数学教学方面见长,便于今年4月把3岁的儿子秋声送到这里学习。

杜鹃

相关链接

印度人在东京

在以信息技术产业(IT产业)闻名于世的印度,许多优秀技术人员近年来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争相引进的对象。

日本于2001年起放宽对印度IT人员的签证限制,进入日本的印度IT人员渐渐增多。以东京都江户川区为例,2002年在这里居住的印度人只有250人,到2005年时增至647人。

靠近海边、公寓楼林立的葛西地区已然成了印度人聚集的居住区,被称为“印度村”。在东京地铁的西葛西站,每天上班高峰时都会有褐色皮肤、蓄着胡须的印度人夹杂在日本公司职员中,匆匆跑上站台;到了下午,十几名身着蓝色民族服装的妇女在这里等待乘校车归来的孩子们。大部分印度人子女都在国际学校上学。



■ 小天使国际幼儿园的孩子在作小型演讲